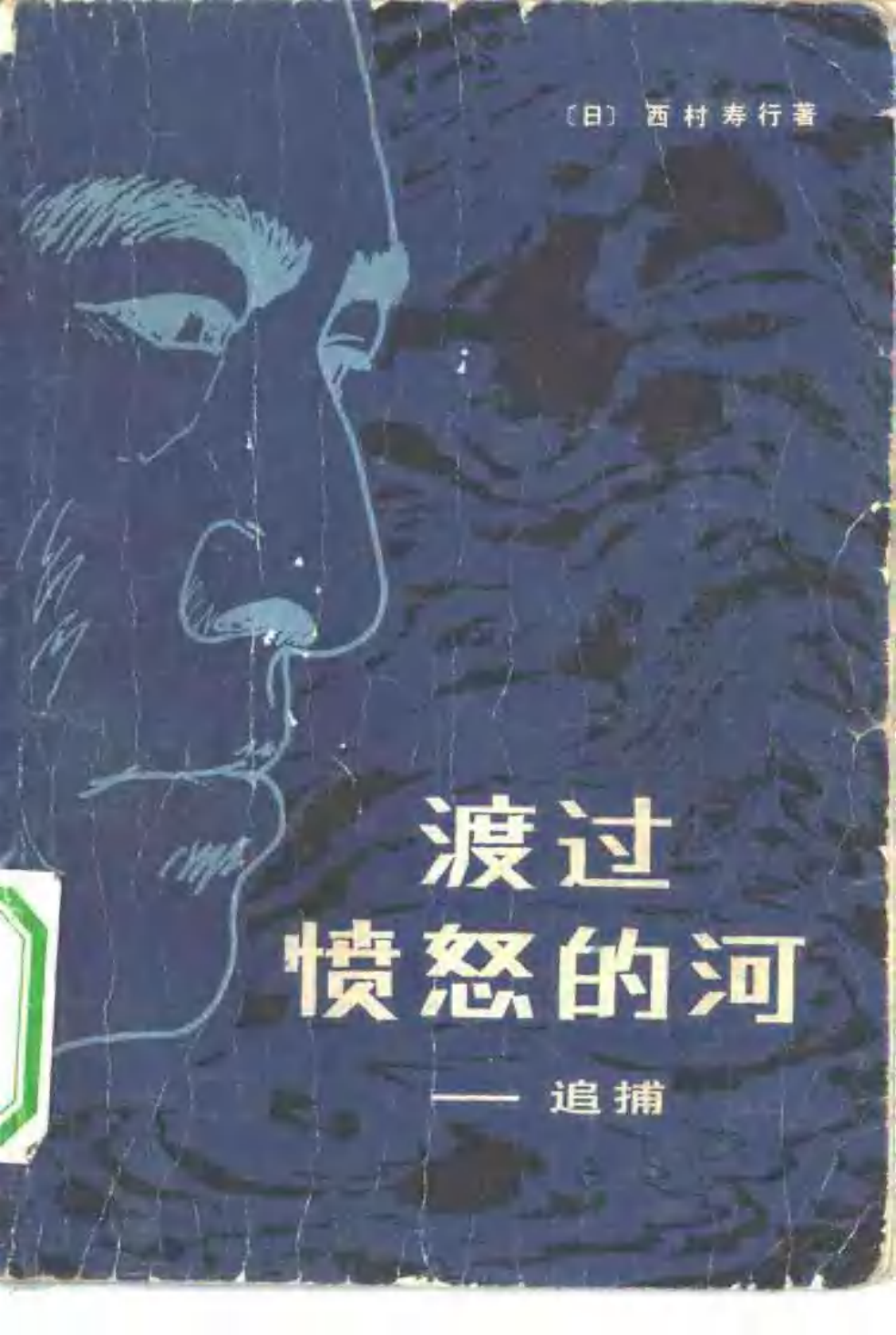


〔日〕西村寿行著



渡过 愤怒的河

—— 追捕

渡过 愤怒的河

—— 追捕

〔日〕 西村寿行 著
张 柏 霞 译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君よ憤怒の河を渉れ
西村寿行 著
译自徳间书店1980年10月31日初版

渡过愤怒的河

——追捕

(日) 西村寿行 著
张 柏 篁 译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32毫米32开本 10¹/₂ 印张 2 插页 213,000字

1982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4,810册

书号: 10021·B36 定价: 0.89元

主 要 人 物

杜丘冬人：东京地方检察厅刑事部检察官

矢 村：东京警视厅侦查一科警长

伊 藤 守：东京地方检察厅检察长

远波真由美：日高牧场主远波善纪的女儿

横路加代：横路敬二之妻，化名水泽惠子

横路敬二：出租汽车司机，化名寺町俊明

朝云忠志：厚生省医务局医事科技术官

酒井义广：东邦制药公司营业部部长

北岛龙二：厚生省药事局药事科科长

堂塔康竹：城北精神病院院长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一部反映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所谓“问题小说”。以年轻的检察官杜丘冬人被陷害和逃亡为主线，揭开了社会上的重重黑幕，暴露了官商勾结、图财害命的丑恶现实，同时也反映了法律和正义的虚伪性。电影《追捕》即是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

与电影相比，小说的整个故事结构与事件结局不尽相同。通过小说的特有的叙事手法，使人物性格、心理活动的刻画更加细致入微，富有典型性。杜丘从城市潜入密林的坎坷过程令人惊心动魄。他身穿潜水衣，手持猎鱼枪，在深水中和恶人搏斗，又对猴子、蜘蛛、野熊的生活习性进行考察，终于找到案情线索。读来逻辑推理严谨，趣味盎然。

目 录

第一章	圈套·····	(1)
第二章	伸出魔爪·····	(31)
第三章	追踪·····	(58)
第四章	金毛熊·····	(89)
第五章	逃脱·····	(129)
第六章	潜入东京·····	(170)
第七章	包围圈·····	(199)
第八章	蛛网·····	(245)
第九章	最后的堡垒·····	(285)
第十章	失去明天的战士·····	(314)

第一章 圈套

1

一个女人跑进了派出所，脸色苍白。

看上去，有二十七、八岁年纪，穿着斜纹紧身裤，一副秀气的脸型，衬映着丰满的前胸和臀部，风韵动人。从她的神态打扮上，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已婚的女子。

“发现那个强盗啦，快来人哪——！”

慌慌张张跑进来的这个女人，声音颤抖着喊道。

“强盗？”

有三名警察正在派出所。年轻的冈本最先看到了她，站起身来。

“在那边！”

这个女人指着纷乱的市街，转身跑了出去。

她快步穿过新宿车站地下广场闹市区。此时正值傍晚时分，人涌如流，轰轰作响的脚步声和嘈杂声，充满了整个地下。在人群的一个角落里，一个男人正在打着公共电话。她象投出一支细细的长枪似的，朝着他尖声大叫：

“就是他！就是他到我家抢劫！”

周围人们的目光，一下子都朝向了这个女人。她的手指定了那个高个子的男人。他放下电话，转过头来，看到这个脸色苍白的女人正在指着自已。在她身背后，站着脸色阴沉的警察。一刹那间，他略微显出了一丝惊讶的神色，然而却丝毫没有想要逃跑的样子。

“喂！你，到派出所来一下。”

冈本不由分说地用力摁住了这个男人的肩膀。他的本能告诉他，一个罪犯已经落到了他的手中。这个地方，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因为这里是各色各样的人物的集散地。这儿有刚刚犯罪的人，也有圣洁的人；有流浪汉，也有握有权柄的要人。被害人在这里发现了罪犯，扭送到派出所，这种事并不罕见。

高个子男人被冈本紧紧拉住，他迷惘而诧异地注视着这个女人。

“请详细讲讲吧。”

冈本带着他进了派出所，松了一口气，向那个女人说道。她的脸色依然那样苍白，干燥的嘴唇微微抖动。

“事情就发生在五天前的深夜，他闯进了我的公寓！”

她纤细的手指哆嗦着，指向这个男人，声音尖厉而颤抖。随后，又把视线转向冈本。她自称名叫水泽惠子，独身，住在西大久保的公寓，离新宿车站不太远。

“弄错了吧？你也许认错了人……”

这个男人的语气沉着而平静。看上去， he 有三十岁左右年纪，相貌可谓仪表堂堂，而且目光锐利。那种锐利的目光，令人想到具有某种职业的性质。而且，正是那种充满智



慧的锐利。

冈本也不由得想到，别是看错了人吧？按照冈本的理论，只要仔细观察犯罪分子的面孔，总会在某一个地方，找出一丝不能掩饰的痕迹。但这个人却没有这种痕迹，而且说话也很流利。要是心慌意乱，那声音听起来就会象刺伤声带一样。

“什么认错了人？就是他！”

水泽惠子身体前倾，又伸出纤细的指头。在她的指尖

上，掩藏着利剑一样的锋芒。

五天前，九月十二日深夜，水泽惠子被一阵铃声吵醒。安装在门锁上的铃，发出细微的声响。她睁开了眼睛。在黑暗之中，发现枕旁有一个男人正在翻弄手提包。她刚想要喊叫，一阵恐惧袭来，顿时使她缄口吞声。她悄悄地伸出手，一下子扭亮了台灯。这个男人惊恐万状，但在一刹那间，他立刻堵住了水泽惠子的嘴。刚要冲出喉咙的喊叫，变成了微弱的呻吟。

“你要叫，就宰了你！”这句话，使水泽惠子再也不敢做声。

他把水泽惠子的手绑在背后，抢走了刚从银行支取的十二万日元现款，又把放在枕边的一枚纯绿宝石戒指装进腰包。

然而，事情还不止于此。他的目光落在了水泽惠子的睡衣上。水泽惠子吓得直往后蹬。“别动！要是不想受伤的话。”说着，他轻而易举地抓住水泽惠子，摀倒在床铺上。不能因呼喊、抵抗而送命！——水泽惠子只有这一个念头。这个男人的眼睛和他的整个面孔，都燃烧着兽欲，浮现出一种残忍的欲望。水泽惠子的睡衣被拽开了。

“畜生！”

看着颤声喊叫的水泽惠子，冈本彻底打消了认为这个女人可能是认错了人那一丝念头，断定他就是这个忘却了羞耻和体面的女人的仇敌。

“你的住址、姓名？”冈本转向这个男人，厉声斥问。

“在这儿不能说。”他语气平静地答道。

“为什么?!”冈本顿时气急败坏地瞪起了眼睛。

“到警察署去说。”这个男人低声说。

“……”

冈本刚要大喝一声“少开玩笑!”然而不知为什么，话到嘴边却又咽了下去。面前这个人的言行举止，使他感到不能不这样做。

到了新宿警察署的审查室，可这个人的态度还是一如既往。

“为什么不说出自己的姓名?”

目光冷酷得象豹子一样的刑警小川，向他问道。

“因为某种原因，我不能说。希望你们立刻审查那个女人控告的证据。弄清楚是认错了人，也就算了。”

“恐怕不会那么轻易了事吧!”小川微微一笑。那是冷漠、嘲讽的一笑。

“是吗……”

“是这样。”

小川把一支烟递向他面前，好象是在喂一只捕捉到的老鼠。

“真是没有办法，”这个男人说着，掏出了自己的烟，“那就请把警视厅侦查一科的矢村警长叫来吧。”

“叫矢村警长来?”

小川正要点烟的手停在了半空，注视着这个人。——他竟然会认识那个高个子，那个瘦削可怕、沉默不语、不善交际的矢村。

“嗯，好吧。”

小川拿着烟，稍稍考虑了一下，然后，拿起了电话。

大约一小时后，警视厅的矢村来了。

“怎么回事？这是……”

矢村眯起眼睛，朝向这个男人。那一束目光，就象老鹰一样锐利。在这鹰一般的眼睛里，映出了东京地方检察厅刑事部检察官——杜丘冬人。

“事情的经过，请问一下那位刑警吧。”

杜丘脸上掠过一丝苦笑。即便是永泽惠子这个女人认错了人，错把现任检察官看成了抢劫强奸犯，传扬出去也会引起轩然大波。因此，他没有露出自己的姓名。

“矢村警长——”长着一双豹子眼的小川，眉宇间堆起了不满的皱纹，“请先说明一下他的身分，如何？”

“这里有不便说的原因。”矢村只这样说了——一句。

小川按捺住无名怒火，向矢村谈了事情的经过。

杜丘默然地听着。矢村是个不讨人喜欢的人，三十岁上下，外貌似乎枯木一般，而实际却如同蝮蛇。蝮蛇似的眼睛令人战栗。而且，正象蝮蛇面颊两侧长着能够进行红外线跟踪的器官、在黑暗中扑食猎物也会百发百中一样，矢村追踪罪犯的灵敏和蝮蛇般的无情，也都隐藏在他瘦削的面颊上。

然而，今天他竟没有贸然地说出杜丘的名字。

“那么，是你干的吗？”矢村冷峻的目光，向杜丘射去。

“你不相信我？”杜丘有些愕然。

“我谁也不相信。”

“是这样……”

从矢村的目光中，杜丘感觉到那里有一只要穷追到底的

鹰爪。如同自己讨厌矢村一样，矢村也明显地讨厌自己。大约在一个月之前，发生了一起人命案，主张是自杀的矢村和主张是他杀的杜丘针锋相对，各不相让，在两个人之间由此而掘起了一条难以填平的深沟。

杜丘之所以叫来矢村，绝不是因为他是自己人。而是感到处理这件猝然而至的事件，矢村最合适不过。尽管两人闹得水火难容，但是，不管个人的成见如何，对于矢村敏锐的洞察力，杜丘是深信不疑的。然而，当看到此刻矢村别有深意的目光时，杜丘立刻感到自己所处的地位的严重性。

这时，另外一名刑警带进来一个职员模样的年轻男人。他一看到杜丘，立刻现出一副吃惊的神色。

“就是这个人，没错！偷东西的就是他！”

这个男人大叫大嚷起来。

“虽然不知姓名住址，但现在已经可以认定了。”小川说，“大约在闯入水泽惠子的公寓前一小时左右，你到这位寺町俊明的公寓内盗窃。这时，碰到了刚回来的寺町，你被追了出来。这两个公寓是在同一条街上，我们也收到了他的被害报告。”

“怎么可能呢。”杜丘只有这一句话，“怎么可能呢……”

“那天晚上，那个时间，你在哪儿？”矢村慢慢地转过头来。

“矢村警长，”小川说，“请你不要多加干预。”

“我已经说过了，这里有原因。”

“原因我们也有。”小川毫不退让。

“不在现场的证明，我提不出……”杜丘说着，语尾有些含混不清起来。“那时，我正在跟踪一个案件的嫌疑犯。对

啦，那个时间，我想我是存新宿的歌舞伎街。”

“跟踪嫌疑犯？”小川感到事情有些复杂化了。

“向署长请示一下吧。”矢村说。在他的目光中，没有丝毫热情。

2

立即逮捕，——杜丘冬人被关进了拘留所。

“调查从明天开始。这个人明天送到警视厅去。”

矢村说完，走了。在他瘦长的身体上，显出一种不徇私情的气质。

杜丘斜倚在拘留所的墙壁上。时近深秋，如同监牢一般的拘留所，墙壁冰冷，刺人肌肤。

——这是怎么回事？

他合上双眼。肯定是水泽惠子和寺町俊明这两个人，把我和谁弄错了。难道有个人和我长的这么象？不，哪有这种事。杜丘否定了这个想法。除非是双胞胎，否则，就不会那么相象。而自己并没有孪生兄弟。

他感到，在自己的周围，充满了恶意的脚步声。就好象远去的看守细微的脚步声，透过墙壁和铁栅传了过来，使他感到震耳欲聋。

姑且不论寺町俊明怎样，水泽惠子说她是被绑上后再强奸的。要是有这么长时间的接触，那就不仅仅是十分相象的问题，对于犯罪分子是完全可以认准的。他看到自己的身上，已经笼罩了一层阴影。毫无疑问，这件事自己肯定没

干。所以，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不论水泽惠子还是寺町俊明，都是诬告。

——这是为什么？

杜丘百思不解。

他不记得从前见过这两个人，也不记得曾经把他们当做嫌疑犯调查过。在杜丘看来，他们不过是毫不相干的陌路人，不过是那些萍水相逢、擦肩而过的几万几十万人流中的两个。而这两个人，却从人海中无缘无故地认出他来。为此，他们必须有相当周到的准备。这是一个什么人精心策划的阴谋。他知道杜丘那段时间肯定会在新宿车站地下广场的闹市上露面，而且也掌握他拿不出证据，证明他在五天前的深夜不在发案现场。

不知是谁，在他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张开了一张可怕的网，而这张网正在慢慢地收紧。想到这，他感到一阵战栗。

——怎么办？

这种不安之感，越来越强烈了。起初，他认为不过是一笑了之的误会而已。现在，这种镇静慢慢地消失了。既然有人精心策划了如此狡诈的阴谋，那么，这个罗网就不会被轻易冲破。因为他提不出有利于自己的证据。

他甚至想象到了令人沮丧的报纸大字标题。现任检察官抢劫强奸——有两个人做证而没有相反的证据，社会是很容易相信的。人们会认为，犯罪的检察官，是由于繁重的工作，导致了精神失常，因而扰乱社会。人们将怎样想，这没有什么关系，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不能打破这魔鬼的罗网，结果将会如何呢？

做为检察官，他很清楚这种前景。

打破不了吗？——他知道这里有一只看不见的魔爪。杜丘绞尽脑汁，把焦躁的触角伸向一切可能伸到的每一个角落。然而，最终还是无计可施。只要两名控告者不声明自己的控告是错误的，什么都无济于事。

问题非常简单明了。越是简单明了，越是难于打破。可能做到的，也只能是律师放弃无罪的辩护，在承认犯罪的前提下，主张他属于精神失常而提出酌情减刑的意见。

他回想起，在矢村背向自己的枯木般的脊背上，有一种冷冰冰的东西。自己从一个对侦查有着指挥权的检察官，一落而成了抢劫强奸犯，警视厅在取证调查上，肯定是不留情面的，必须有这个思想准备。

从拘留所出来，已是第二天午后了。

他的上司伊藤守检察长，同矢村一道前来。

“事情挺严重啊……”五十岁出头的伊藤，脸色阴沉。

“目前，还在控制新闻报导，可是……，这是检察厅有史以来没有过的丑闻。”

“可是，检察长——！”

杜丘口气强硬，望着伊藤。看到伊藤铁青的脸色，杜丘心中强力抑制着的、对于那只无端地紧紧扼住自己的魔爪所产生的满腔愠怒，骤然爆发出来。在伊藤那双陷入忧虑的眼睛里，丝毫也没有对部下的体贴。

“我明白。”伊藤咬着牙，一字一顿地说，“先不要说你冤枉。你应该严格维护你的检察官身分。象刑事警察似的深夜进行侦查，有这种必要吗？”

“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案件。”

“不，我早就说过，要把跟踪这类事情，让专门的刑警来干。”

“专门的刑警就是那位矢村警长。你以为他会服从我对侦查的指挥吗？就说我主张他杀的那个案件……”

“算了，”伊藤在眼前摆了一下手，“不管怎么说，现在我们要对你的住所进行搜查。”

“搜查住宅？”

“秘密进行。虽然相信你是无罪的，但也必须进行调查。”

“的确。”杜丘慢慢地摇摇头，“可是，侦查一科的矢村警长怎么来了？如果是抢劫强奸……”

“这件事，除了上级之外，只有我和矢村知道。目前还不能扩散。虽然不能隐瞒到底，但是，在大家都知道之前，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所以，请矢村来了。”

“噢，是这样。”

杜丘看看矢村，点了点头。矢村的目光依然冰冷。

“请伸出双手。”矢村说道。

“要戴手铐？”一刹那间，杜丘打了个寒战。

“这是规矩，你应该知道。”

矢村毫不容情。他取出手铐，不加思索地戴到杜丘的手腕上。

杜丘感到手上好象碰到了一条蛇。这种感触，象一股寒流直冲肺腑。

“矢村，”伊藤看不下去了，说道，“我来负责，手铐就算